

《中国青年报》知识部编
档案出版社出版

应用文写作知识

4172

应用文写作知识

王 力 等著

《中国青年报》知识部编
档案出版社出版

应用文写作知识

王 力 等著

《中国青年报》知识部编

*

档案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1号)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 字数: 60 千字

1984 年 11 月第二次印刷

1983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7283·004 印数 200,001—400,000册

定价: 0.40元

编 者 的 话

应用文是一种具有广泛实用性的文体。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应用文使用的范围将更广泛，普及应用文知识也日益为社会所需要。

《中国青年报》社自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三年四月，先后邀请北京大学王力先生、中华书局周振甫先生、人民教育出版社张志公先生，以及北京教育学院韩少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金铁宽、北京政法学院宁致远、《人民日报》社纪希晨等同志撰稿，在“自学之友”副刊举办了“应用文讲座”。文章陆续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许多单位和个人纷纷投书报社，索寄报纸并希望能把讲座汇集成册。我们将讲座的篇目作了个别增删，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

一九八三年四月

目 录

和青年同志们谈写信·····	王 力 (1)
谈谈写读书笔记·····	周建南 (6)
谈谈写日记·····	韩少华 (12)
怎样写计划·····	金铁宽 (19)
怎样写总结·····	宁致远 (23)
怎样写调查报告·····	张志公 (26)
怎样编写简报·····	金铁宽 (36)
怎样写守则和公约·····	金铁宽 (45)
怎样写新闻·····	纪希晨 (49)
怎样写公文·····	宁致远 (65)
怎样写会议纪要·····	宁致远 (76)
怎样写合同·····	宁致远 (79)
应用文写作的基本要求·····	金铁宽 (84)

和青年同志们谈写信

王 力

前年(1979)我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一篇《谈谈写信》，读者有赞扬的，有骂的。后来《语文学习讲座丛书》还收了这篇文章。有一位青年同志写信来批评我说：“我看了你这篇文章毫无所获。我看见的是你摆起大学教授架子来训人。你教过我们写信没有？”现在《自学之友》的编辑同志又要我谈写信了。我答应了编辑同志的要求，我准备再挨骂。

我这篇文章没有什么新意，只是把旧话再说一遍，加以解释。

第一件事是写信要字迹清楚，不要潦草。这首先是礼貌问题。字迹清楚是表示对收信人的尊敬，特别是对长辈应该如此。字迹清楚可以节省收信人的看信时间。否则收信人看了半天看不懂，不耐烦看下去了，吃亏的还是你自己。最近有一位青年同志写信给我，想考我的研究生，字写得太潦草了，有些字还是他自己发明的草书，我看了半天才看懂。我老了，不想收研究生了。如果我要收研究生的话，恐怕我也不收这样的研究生。因为——这也许是我的偏见吧——我认为，连字都不肯写端正的人，要他用严谨的态度来做学术研究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自己的姓名要写清楚。糟糕的是，不少青年同志写信给我，姓名写得十分潦草，看不清楚。我写复信时，在信封上只好照描，信寄得到寄不到我不负责。地址也要写清楚，

否则复信也会收不到的。

第二件事是写信封要合规格。我经过几年和青年同志通信后，看见不少同志写信封不合规格，我感慨地说：“中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教学生学会写信封！”

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如果是横写的，应该在信封三分之一处写，不应该顶格写。

收信人的姓名后面要加上“同志”、“先生”等字样。这也是礼貌问题。古今中外，都遵守这个规矩。“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人不遵这个规矩了。甚至机关干部发公函，也有不称收信人为“同志”或“先生”的。有的青年同志在信内称我为尊敬的王力教授，而在信封上却光秃秃地写个“王力收”。可见他不是不尊敬我，只是不懂写信的规格。我在上次《谈谈写信》里讲了这个问题。有一位同志写信来批评我说：“同志是光荣的称号，如果你是个劳改犯，也叫你同志吗？”这话是不合逻辑的。我并没有让你把劳改犯尊称为同志。你不叫我“同志”，叫声“先生”总可以了吧！

有的同志在信封上称我为教授，但是把“教授”二字写小些，有的把“教授”二字放在括号内，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没有看见过的。既然教授是个尊称，为什么要写成小字或是加括号呢？这也是不合规格的，应该改正。

信封上不要写“父亲大人安启”或“王力伯伯收”等字样。因为信封是给邮递员（或送信人）看的，邮递员不应该把你的父亲称为他的父亲，也不必把你的伯伯称为他的伯伯。为了这件事，我更挨骂了。有一位读者来信说：“我们习惯上写‘父亲大人安启’，否则，他老人家不高兴，亲戚朋友也笑掉大牙。”一位中学教师来信说：“叫我怎样教学生啊？这是违反社会习惯的。”另一位读者来信说：“信封上写什么得依

照习惯，不能由苏步青、王力来规定。”（大约苏步青教授也批评过。）我诚惶诚恐，不敢规定什么。至于说是社会习惯，则不尽然。我曾问过北京、上海等地的人们，他们并不写“父亲大人安启”。我有八个儿女，大的六十三岁，小的二十七岁，他们写信给我，也并不写“父亲大人安启”，我并不生气。我要声明，这并不是我教他们的，而是他们在学校里学会的。恰恰相反，我们的社会习惯，是不在信封上写“父亲大人”。有人要求我拿出前辈人的证据来，这并不难。许多世家子弟藏有祖先家信，可以作为证据。

许多人用的是机关学校的信封，而没有加上自己的名字，那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令人误会是机关学校的公函。至少应该加上自己的姓，以免引起误会。有人不用机关学校的信封，但也只写机关学校的名称，不写寄信人的姓名，那就更不妥。

第三件事是写信要开门见山，不相干的话少说。有一位读者写信给我，共写了九页信笺，说他的身世，说他的遭遇，说他要为“四化”作出贡献，说他的宏伟计划，最后才说：“请你寄给我一套《古代汉语》。”（他不知道写书人没有书出卖。）今天我收到一位老同志的信，共二十二页，索性先来一个大纲：（1）自我介绍；（2）学术见解；（3）科研规划。最后才说出一点小小的要求。我说这样写信没有必要。书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汇报情况；第二类是有所要求。在后者的书信里，应该是开门见山，不宜拐弯抹角。

第四件事是写信要明白如话，不要掉书袋，不要写半文不白的语句。人为什么要写信？这是因为远隔两地，不能对面说话，只能写信以代面谈。所以我们写信应该和日常谈话一样，这样才令人感到亲切。如果你掉书袋，对方会觉得你是卖弄才华，反而感到不亲切了。况且文言文不是容易学会

的。在封建社会里，读书人十载寒窗，还有许多人写不出通顺的文章，考不上秀才。今天我们要学各种科学，如果同时学写文言文，那就更难。这几年来，和我通信的青年，写半文不白的信的，多数是不通顺的。前年我在《谈谈写信》里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位青年同志在病床上给我写信，说是，在“弥留”时写信给我。一位读者写信批评我，说我不应该挖苦青年。其实我并不是成心挖苦青年，只是举出一个典型的例子，让青年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写半文不白的信，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毛主席多次告诫我们不要写半文不白的文章，我们应该遵从毛主席的教导。又有一位读者来信说：古代成语有许多好东西，应该继承。这位同志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古代成语，古代成语有许多已经进入现代汉语的词汇里，我们日常谈话也用得着它们，为什么不能写在书信里呢？我反对的是已死的古代词语和“也、矣、乎、哉”一类的文言虚词。写信应该明白如话，你平常和别人谈话不说“也、矣、乎、哉”，你在写信时，最好也不用“也、矣、乎、哉”。

第五件事是口语里没有的词语不要写在书信里。我在《谈谈写信》里举“您们”为例。口语里不说“您们”（ninmen），书信里也就不该写“您们”。关于这件事，我受到很多的攻击。有人写文章和我辩论，说“您们”是不应该反对的。昨天我还收到一篇短文，说“您们”是新生事物，叫我不要枪毙它。我一向主张言文一致，所以我反对写“您们”。但是我并没有权力枪毙它。“您”（nin）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只在北京一带流行；从前还有个“您”（tan）字，现在不用了。但是，口语里并没有“您们”和“您们”。那也不要紧。中国几千年来没有“您们”，不见得就是没有礼貌。刚才说的那位同志

和我辩论的文章很有分量。他说最近话剧《丹心谱》里用过“您们”。我说，《丹心谱》作者写“您们”是他的自由，但是演员在舞台上说 ninmen 则是不妥当的，因为口语里没有的东西，说出来不真实。这个问题不很重要。既然许多人反对，那就各行其是吧。写到这里，我查了一查《现代汉语词典》，词典里只收“你们”，不收“您们”，那是对的。不写“您们”，那么，要写尊称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旧版《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说：“注意：复数不说‘您们’，只说‘您二位’‘您几位’。”有人批驳说：“如果有三百六十个人，难道要说‘您三百六十位’吗？”我认为，旧时说“诸位”，现在说“同志们”，不就可以代替“您们”了吗？对父母也不必说“您二位”，可以说“爸爸妈妈”。再者，就叫“你们”也不是没有礼貌。叫“你们”也未尝不可。

末了，附带说一说，许多人写好信后把信笺折成方胜形，我看大可不必。（方胜，指古代妇女戴的方形的首饰，用彩绸等制作，由两个斜方形部分迭合而成。这里指这种形状的东西。——编者注）这是封建社会的习惯，最初是表示爱情。《西厢记》说：“不移时把花笺锦字，叠做个同心方胜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折成方胜的信就寄给随便什么人了。这不是开玩笑吗？我打开信封后，还要费工夫把方胜拆开，才能看信。这对收信人是不方便的。希望同志们把这个习惯改一改。

谈谈写读书笔记

周振甫

《自学之友》的编辑同志要我谈谈写读书笔记，猜想编辑同志的用意，大概是认为现在有不少青年同志正在努力读书，怎样使青年同志在读书时收到很好的效果，这就想到要青年同志写读书笔记。记得我在学校里读书时，有一位老师对我们说：“你们在阅读课外书，我也在阅读各类书。你们读过的书，时间一久，印象渐渐淡了，模糊了，到后来几乎淡忘，读了等于不读。我不是这样，书读得越多，知识的积累越丰富。为什么？你们读书不作笔记，读过就算了；我读书都作笔记，所以与你们不同。作笔记是麻烦的，但作笔记有它的好处。要作笔记，不是把书看完了就算，还得想想有什么可记的。这一想，就不想要看得深些，也可以锻炼自己的思考力。要写读书笔记，光看一遍还不够，看完了要再翻一下，加上写读书笔记，印象加深，不容易忘记。写了读书笔记，以后读书，碰到同一问题时，可以找出以前写的读书笔记对照起来看，使得对问题的看法更深入一步。”老师这番话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事隔几十年，我还记得。我的老师确实是很辛勤地作笔记的。可惜我这个学生偷懒，没有听老师的话，没有做读书笔记。虽然读了不少书，随读随忘，还象老师批评的一样。因此，这里只能谈一下老师的话，只能找一些著名的读书笔记来谈谈。

这里，结合前人写的读书笔记，想谈三种写法。一种叫

“提要钩玄”，一种叫“采花酿蜜”，一种叫“开山铸铜”。

先说提要钩玄 唐朝的著名文学家韩愈，在《进学解》里讲他写读书笔记，说：“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他读记事的历史书，把重要的事件摘记下来。他读哲理书，把主要论点摘出来。韩愈的读书笔记，有几篇还保留在他的集子里。有一篇《读〈鵩(hé)冠子〉》，引在下面，看他是怎样写提要钩玄的读书笔记的。

《鵩冠子》十有九篇，其词杂黄老刑名。其《博选篇》，
“四稽”“五至”之说当矣。使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称“贱生于无所用，中流失舟，一壺千金”者，余三读其辞而悲之。文字脱谬，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灭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他先写明这部书有多少篇，没有写作者是谁，什么地方人，因为无从查考，作者没有写出自己的姓名和籍贯。其次指出这部书的内容是讲什么的。这部书属于先秦诸子，先秦诸子分好多流派，所以指出“其词杂黄老刑名。”黄老就是道家，讲黄帝、老子的学说的；刑名就是法家。指出这本书的内容是道家兼法家。再指出这本书中的要点，有篇叫《博选篇》，里面提出“四稽”“五至”的学说，“四稽”指出从四个方面来考察，“五至”要达到五个要求，都是为治理国家打算的。韩愈认为他的学说很恰当，假使他被国君任用，用他的办法来治理国家，功效是不少的。又引了书中的话，说有的东西的被看轻，由于没有利用它。比方一个大葫芦，大家看不起它。要是在大河中船翻了，抱了大葫芦就可以救命，这时候一个大葫芦就价值千金了。韩愈反复读这些话，引起了悲哀。书里用大葫芦来比人才，人才弃而不用，所以被看轻，韩愈因此悲哀。韩愈又改正书中的文字脱误，改正三十五个

字，把颠倒的字勾过来的有三处，涂去的错字二十二个，旁边注明改正的字的有十二个。

从这篇里我们看摘要的读书笔记是怎样写的。不是把一本书的要点记下来就算。先记下这本书有多少篇，内容主要讲什么的。再记下其中的要点是什么，还要写出自己对这些要点的看法，写出自己的意见。还摘出其中精彩的话，说出自己的看法。最后提到改正书中文字的脱误。从“三读其辞而悲之”看，“三”字虚数，表示反复读。可见韩愈碰到其中精彩的话，不是看过就算，是要反复读的。这就是韩愈写的摘要的读书笔记。里面确实摘记了要点，但还要写出自己对这些要点的看法，包括表达出自己的感情。还要对全书的内容作概括的说明。那就不光把一本书读过就算，读后还要思考，从全书的内容到精彩的篇章，到精彩的话都要考虑，直到对书中的错字都不放过。从这里，我们既可以学习怎样写摘要的读书笔记，还可以学习他是怎样读书的。

再谈“采花酿蜜” 蜜蜂采花中甘液酿成蜜，不是采一棵花的甘液所能酿成的，是从多种花中采集来的。有的读书笔记，是作者读了好多书，通过比较研究才得出的一种看法，好比蜜蜂酿蜜，这样的读书笔记写得比较精彩，不同于一般的看法。象朱熹的《朱子语类》：

渊明诗，人家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自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又龚自珍《己亥杂诗》：

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竞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读书笔记有各种形式，前面举的摘记是一种；这里举的

是别的两种，一是随笔式的，一是诗。随笔式的只写出自己的意见，不必记下书名卷数等，主要把自己对书的意见写下来，用诗的形式来写更不必记书名卷数等了。

上面举的朱熹的一段话，龚自珍的一首诗，实际是写出了对陶渊明诗的读后感，所以也作为读书笔记来谈。“渊明诗，人家说是平淡”，说明他看了别人讲陶渊明诗的话，都说渊明诗是平淡的。“据某看他自豪放”，他读了渊明的诗，跟别人的看法不同，认为平淡是表面，骨子里是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自觉耳”，他也读了许多豪放的诗，经过比较，他认为渊明诗的豪放跟别人的豪放不同，他的诗的豪放不显露。也有外露的是《咏荆轲》一篇。他这个论点，是读了别人论渊明的诗，用渊明的诗来检验；读了别的豪放的诗，用来跟渊明的诗作比较；才能得出来的。他不光看到渊明诗表面上的平淡，还看到了他的诗骨子里的豪放，这种豪放是从《咏荆轲》诗里看出来的。从《咏荆轲》诗里看出了他的豪放，再来看他写的别的诗，才看出透过表面的平淡，骨子里是豪放的，即从诗里看到渊明这个人的性格来。这正象蜜蜂采花酿蜜那样，是读了很多书，通过比较研究才得出来的。

龚自珍的诗主要是采用了朱熹的论点，但又补充了新的论点：一是用诸葛亮的豪放来同陶渊明的为人作比，二是赞美渊明的品格的高超，三是用诸葛亮的《梁甫吟》和屈原的《离骚》来同渊明的诗作比。在这里，说明龚自珍不光读了陶渊明的诗，还读了陶渊明和诸葛亮的传记，了解了两个人的性格，还读了诸葛亮的《梁甫吟》；还研究了历史上品格高超的人，经过比较，才写出这首诗来。说“万古浔阳松菊高”，那是因为陶渊明是浔阳人，是爱松菊的。他在《归去来兮辞》说“抚孤松而盘桓”，他在《饮酒》里说“采菊东篱下”，菊和松又

是用来象征高洁的品格的。说这句话，说明他把陶渊明跟历代的高人作过比较。他又用屈原的《离骚》来同陶渊明的诗比，看出陶渊明的豪放，跟诸葛亮比较接近，占有的成分多些；跟屈原有距离，占有的成分少些。那因为屈原投江自杀，渊明没有那样忿激，比较达观。他跟诸葛亮也有不同，那因为渊明不象诸葛亮那样能建功立业。不论他的衡量是否恰当，总之是象采花酿蜜那样，读了很多书，通过比较研究得出来的。

三说开山铸铜 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是读书笔记的巨著。他在《与人书十》里，谈到有两种书：一种是收旧钱称做废铜来铸新钱，既是粗制滥造，又毁坏了好的旧钱。一种是开山采铜矿来炼铜。他的《日知录》，一年来“昼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毁旧钱来铸新钱，大概指把旧书剪剪贴贴编成新书，开山铸铜，大概指从许多材料中发掘出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假使说，采花酿蜜主要指文艺方面的研究说的，那末开山铸铜主要是指学术方面的研究说的。这里引《日知录》中的《正始》条。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写的读书笔记，称为开山铸铜，往往引了不少书，从中取得一个结论。要是把所引的书都抄上，太多，不合适，只好节引一个结论。顾炎武从不少材料中得出这个结论。他说的“亡国”，是指改朝换代，所以只是那个朝代的君臣的事，是那个朝代的官员要考虑的，“肉食者”指官吏。“亡

天下”指邪说横行阻塞了正义，整个国家的教化都被破坏，弄到“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引起大混乱，整个社会要陷于崩溃说的。他这个论点，是从不少历史上的材料中发掘出来的，所以称为开山铸铜。不论他这个论点是否正确，这里从他取得这个论点的方法来说，是属于开山铸铜这一类。

以上谈了三种读书笔记的写法。对青年读者说来，主要是第一种摘记的写法，就是写摘记时，不要只抄警句或摘要点，还要用心想一想，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受来，那样的读书笔记才是自己的。即使自己的意见不成熟，积累得多了，也可以看出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是有用处的。至于采花酿蜜是较高的要求。青年读者对文艺作品读得多了，有比较，就会产生各种看法。这种看法是通过比较得来的，也就是属于采花酿蜜这一类，所以这样的读书笔记，青年读者也是可以写的。写摘记的读书笔记，积累得多了，自然会产生写采花酿蜜的读书笔记来了。至于开山铸铜，这是属于学术研究方面的读书笔记。青年读者开始对某一个问题发生兴趣，搜集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来进行研究，也可以写出这样的读书笔记来。因此，这里说的后两种笔记，虽然要求高一点，对青年读者说来，还是可以做参考的。希望青年读者在阅读文艺作品时，写出采花酿蜜的读书笔记来；在研究问题时，在作学术研究时，写出开山铸铜的读书笔记来。

谈 谈 写 日 记

韩 少 华

近几年，不断地有青年朋友来问我：“要想提高文字表达能力，该怎么着手呢？”

我也总是这样回答：“天天写点日记，是提高文字表达能力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

当然，能坚持写日记，受益还不限于练笔一个方面；这对培养观察生活、分析问题、积累材料的能力与习惯，乃至加强思想修养等许多方面，都会有相当的促进作用。一些杰出人物，如朱自清、竺可桢、雷锋，他们所写的日记，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那么，要练习写日记，需要了解哪些有关的基础知识呢？

要明确体式。这里说的，就是指具体的体裁、样式或方式。说到“记”，做为一种文体，是古已有之的。古籍上曾指出：“‘记’者，纪事之文也。”从功用上给“记”的体式以基本的规定。宋代人真德秀认为：记以善叙事为主……后人作记，未免杂以议论。认为“记”就是“记”，不宜兼有议论。明代人吴讷就比较开通，认为：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而虽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也。也承认某种以议论为主的，仍不失为“记”的变体。

其实，文体本身就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演进的。就日记而言，既可以只叙事，也可以只说理，又可以夹叙夹议。凡是